

近代中国东北森林的 殖民开发与生态空间变迁^{*}

王 希 亮

摘 要：中国东北素有“林海”之称。近代以来，先是俄国以合办营建东省铁路为名，大肆砍伐滨绥（哈尔滨至绥芬河）、滨洲（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沿线以及中俄边界中国侧森林。随之，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了俄国在南满的权益，鸭绿江、浑江流域森林从此遭受空前浩劫。九一八事变日本独占东北后，包括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张广才岭、完达山、老爷岭等资源丰富的林区均遭到毁灭性砍伐。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森林破坏性的殖民开发，前后攫取东北木材达 4.4 亿立方米之巨，致使东省铁路沿线、鸭浑两江流域森林资源消失殆尽，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等重点林区也变成过伐林地。东北森林资源的锐减造成东北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了人类生存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生态空间的变迁。

关键词：东北森林 殖民开发 生态空间

中国东北古有“林海”、“树海”之称。自有清以来，诸多文献均有东北森林密布、树种繁多、珍禽野兽遍及、人参中草药等林产丰富，人迹罕至，鲜罹斧斤等记载。^① 其中尤以何秋涛著《朔方备乘·艮维窝集考》记载得最为详细。《朔方备乘·艮维窝集考》以山脉水系划分林地，记载东北密布有 48 处“窝集”。“窝集”为满语，又称“沃沮”、“勿吉”、“乌稽”等，即大山老林之意。这些窝集除 20 处分布在外兴安岭及乌苏里江右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俄国强行割去外，尚有 28 处窝集，东起鸭绿江、浑江、图门江流域，蜿蜒延伸至长白山、老爷岭、张广才岭，北面有小兴安岭横亘，西部连接大兴安岭，最后绵延到今内蒙东部高原，形成一个环绕东北大平原的马蹄型森林带。“吉林黑龙江二省实居艮维之地……其间有曰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故材木不可胜用”。“盖黑龙江吉林二省之境，东抵大海北至俄罗斯一带，皆丛林密树，鳞

^{*} 本文系 201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及其影响研究”（12BZS091）的子课题。另外，匿名评审专家对本稿提出中肯并有建设性指导意义的意见，借此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① 诸如高士奇：《扈从东巡日记》，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阿桂等纂修：《盛京通志》，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年；方式济：《龙沙纪略》，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西清：《黑龙江外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何秋涛：《朔方备乘》，台北：文海出版社，1944 年；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杨宾：《柳边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魏声和：《鸡林旧闻录》，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等等。

次栉比，号为树海，广袤几五六千里……林中人迹不至，阳景罕曜，落叶常积数尺许，雨水泉水皆不能流，尽为泥滓”。^①从以上记载不难想像当时东北森林密布的壮观景象。

至清末民初，文献记载更为翔实，1915年成书的《东三省纪略》列举“兴安岭山脉中岩谷幽深，林木蓊郁，多为斧斤未加之区域……西兴安岭之森林，约占面积三千方里”；“伊勒呼里山脉中，为林产极盛之区……有著名之呼玛窝集，其中林木翳天，白昼犹暗……伊勒呼里山一带森林，约占面积八千方里，东兴安岭一带森林，约占面积六千方里……此外龙江沿岸二千余里，山岭坡陀间，皆有美荫之森林覆之”；“小兴安岭支脉，纵横境内，其中林木茂密，自古著名之吞河窝集、巴兰窝集，即在于此……就中森林最富之处，则为大青山，山中青翠之色，弥望无际，中以江（红）皮松占其大部……此一带森林，数百年来为斧斤之所未加”；“西北诸山，属于索伦山脉……为内兴安岭东出之一部，周围二千余里……其中森林茂郁，垂数千年，高十丈大数围之松木，遍山皆是”。“此区域间（鸭绿江上游右岸）为森林极盛之所，惟未经确实调查……以东三省全境之森林论之，能供给沿海各省之需用者，厥惟鸭绿江流域”。^②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俄日势力相继侵入东北，出于掠夺东北森林资源的目的，他们对东北森林资源进行了初步调查。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1915年至1923年的调查，初步估算东北森林面积约为35932591町步（约为3545万公顷），占东北总面积的36%，立木蓄积15049777122石（约为41.7亿立方米）。^③

随着俄日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东北森林进入近代殖民开发的历史时期，大面积原始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仅据日伪当局的统计，截至1943年，东北森林面积锐减至2165万公顷，森林蓄积减少到37.3亿立方米。与20世纪20年代相比，减少了1380万公顷林地面积以及4.4亿立方米的木材。^④更为严重的是，除极其偏远或采伐条件恶劣地区尚留下部分原始森林外，绝大多数林区都遭到掠夺式采伐，大木、优质木、特殊材种被“拔大毛”式砍伐殆尽，形成残破的过伐林区或次生林区。这些林区虽然仍被统计在林地面积的范畴之内，但林木质量（红松等针叶树、可用材、珍贵材种等）和数量大幅度下降。尤其是部分林区变成荒山秃岭，造成水土流失、旱涝灾害、气候变迁、沙漠化等次生灾害。

对于东北森林的近代遭遇，1945年东北收复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各界曾对东北森林现状进行过调查统计。^⑤近年来，随着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内学界对生态史学的研究提上日程，出版发行了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和文章。^⑥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21考15《艮维窝集考》，第425、435页。

② 徐曦：《东三省纪略》卷5《边塞纪略》（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98、213、236、336、353页。

③ 满铁地方部農務課编：《满洲森林の分布》，1932年12月，第4、5页，辽宁省档案馆，日资11378。其中町步与石均为日方使用的计量单位，1公顷=1.008町步，一石=0.2782立方米。

④ 国立东北大学编印：《东北要览》，三台：国立东北大学出版组，1944年，第493、494页。

⑤ 宋家泰编：《东北九省》，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王成敬：《东北之经济资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詹自佑：《东北的资源》，上海：东方书店，1946年；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林产），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1948年；林垦部：《东北森林资源》，林垦部，1950年；陈嵘：《中国森林史料》，南京：金陵大学，1934年。

⑥ 王长富编著：《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年；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农业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周以良等编著：《中国东北植被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黑龙江森林》编辑委员会编著：《黑龙江森林》，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3年；衣保中等：《清末以来东北森林资源开发及其环境代价》，《中国农史》2004年

最早对东北森林进行殖民开发的俄日等国，留下了大量资料性著述，包括东北森林的面积、蓄积、树种，林场租让权、林业企业、经营方式、木材产量等。尤其日本是掠夺东北森林资源时间最长、数量最多、毁灭性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从日俄战争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编写出版了大量有关满铁、满洲产业以及伪满洲国的著述，都涉及东北森林的“开发”、林场分布、木材企业、木材生产方式、木材年产量以及林政管理等内容。^①

以上有关东北森林变迁的著述和资料，是本文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尤其近年国内学界的研究为本文开拓了视野，突出了问题意识的构思。本文以近代以来俄日等帝国主义势力殖民开发东北森林为研究对象，披露俄日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占林地，攫取采伐权，大肆掠夺破坏东北森林的活动，并在剖析殖民开发特性及其后果的同时，力图揭示东北森林的破坏性开发除了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外，也引发了人类生存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生态空间的变迁。

一、东北森林的初期开发与俄日势力的侵入

清军入关后，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实行严格的禁止农牧、禁伐林木、禁止采矿、禁止渔猎等“四禁”政策。到清朝中后期，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清朝财政吃紧，入不敷出，不得不放荒开禁，也揭开了东北森林近代开发的序幕。1878年，清朝在安东（今丹东）大东沟设立木税局，并创立官民合办的木植公司，开始了鸭绿江流域森林的砍伐作业。但由于采用原始的作业方式，生产力低下，尤其是“因官民合办，问题孔多，事业终未顺利展开，致成停顿状态”。^②1905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批准成立祥裕木植公司，着手采伐绰尔河、索伦山一带森林。1906年，又成立官民合营的札兰屯森林木植公司，对大兴安岭边缘一带展开伐木作业。1907年，吉林省成立林业总局，下设两处分局，开采吉林头道江、二道江一带木材。前述木植公司的产品多在当地木材市场销售，但因运输、经营、资金流转等环节屡遭困顿，往往入

第3期；王九龄：《我国是怎样由多林变为少林的》，《自然资源》1984年第3期；王铁军：《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森林砍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简析》，《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6期；王长富：《沙皇俄国掠夺中国东北林业史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陶炎：《东北林业发展史》，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7年；王希亮：《近代东北森林开发史话》，《黑龙江林业》1984年第1—12期连载；王希亮：《从俄日对鸭绿江流域森林的掠夺看其掠夺东北森林资源的特点及其异同》，《龙江史苑》1986年第2期；等等。

① 俄国出版、满铁会社调查课翻译印刷的有中东铁路经济商业部：《北满洲》，1922年；中东铁路调查局：《北满洲と東省鉄路》，1922年；司库维尔邵夫：《满洲及び露領極東動物と植物》，1922年；高尔戴夫：《北满森林と林業》，1923年；斯林：《满洲の森林》，1930年；等等。学界出版发行有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陶文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等等。日本出版发行有鸭绿江采木公司：《鸭绿江森林と林業》，1915年；农商务省山林局：《满洲森林調査書》，1906年；永江鹭城：《满洲森林と其対策》，1927年；河林青：《满洲森林と文化》，1937年；祖根宗春：《满洲国林業概観》，1937年；日本产业调查会满洲总局：《满洲産業經濟大観》，1943年；秋田忠义：《满洲農業大系》，1943年；日本大藏省：《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関する歴史的調査》，1946年；战后日本学界著作有小峰和夫：《满洲一起源・植民・霸権》，东京：御茶水书房，1991年；安富步等：《满洲の成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9年；山本有造：《满洲—記憶と歴史》，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等等。

②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林产），第53页。

不敷出,木材年销售额不超过100万元。^①可见当时东北的民族木业尚没有形成规模,生产力比较低,更不至于造成过伐或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逼迫中国政府签署《北京条约》,强行割去中国东北外兴安岭及乌苏里江右岸近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地域包括森林面积6820万公顷,为割让后东北森林面积的2.4倍;林木蓄积62.6亿立方米,为割让后东北林木蓄积的1.5—2倍左右。^②为了摸清东北森林资源的底数,1854年,俄国人马辛毛威齐(K. L. Maximowicz)受命对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的植被进行调查,于1859年出版了《黑龙江地方植物志》(全9卷)。^③与此同时,俄国学者马克(R. K. Maak)随同俄国陆军踏查队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兴凯湖进行踏查,编成《马克乌苏里江旅行记》,收录在前述《黑龙江地方植物志》中。此外,在19世纪60年代,先后还有俄国人拉德(G. L. Radde)、布鲁结瓦里斯基(N. M. Przhevalsky)、库拉鲍德金(Krapotkin)以及俄国林务官普齐希切夫(A. T. Budishiev)等人对乌苏里江流域、小兴安岭及松花江沿岸的森林植被进行了调查。这一时期的调查为俄国砍伐东北北部地区的森林基本摸清了底数。

甲午战争后,俄国为了进一步实现“黄俄罗斯”计划,控制中国东北和朝鲜,钳制日本的南下扩张,策划修建一条穿越中国东北境内连接海参崴和西伯利亚的大铁路,1896年9月,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签字。该合同第4款规定,“该公司建造铁路需用料件,雇觅工人及水陆转运之舟车夫马,并需用粮草等事,皆需尽力相助,各按市价,由该公司自行筹款给发。”^④1898年5月,双方又签订《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允准公司开采木植煤斤,为铁路需用,现准公司在官地树林内自行采伐。”^⑤这样,铁路沿线森林成为东省铁路公司“就地取材”的囊中物。

就在东省铁路(又称中东铁路)酝酿之际,从1896年开始,俄国学者考马罗夫(V. L. Komarov)受俄国地理学协会资助,对东省铁路预定穿越的三岔口、绥芬河、乌苏里江、牡丹江流域以及老爷岭、松花江、豆满江、鸭绿江流域森林进行了为时3年的踏查,1901—1907年出版了《满洲植物志》(全7卷)。东省铁路筑成通车后,俄国农学家谢苗诺夫(Семенов)对铁路沿线的哈尔滨、一面坡、奉天(今沈阳)一带的森林植被进行了调查。

1898年,俄国对清政府施压获得旅大商租权,在旅大派驻军队,港口、军事要塞、兵营等建筑施工对木材需求量大增。1899年,获得朝鲜一侧森林采伐权的俄商马丘宁(Матюнин)出面,向俄国政府申请鸭绿江右岸森林的采伐权,他甚至指责中国人“乱砍乱伐”,申请将“满洲森林区域的租让优先权留给他”。俄国沙皇则在电稿中批示,“马丘宁的请求应予照办,并应尽可能协助其事业”,俄国财政大臣维特(Муравьев)遂指令“以华俄道胜银行的名义力争鸭绿江上的森林租让权”。^⑥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俄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占领东北全境,鸭

① 孔经纬主编:《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1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2页。其中绥芬河流域木材销售额1万元,松花江上游木材销售额20万元,呼兰河流域木材销售额60万元,兴安岭木材销售额10万元。按当时鸭绿江的木价约为41万立方米左右。

② 王长富编著:《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第49页。如依照前引满铁调查的数据,外兴安岭及乌苏里江右岸的森林面积及蓄积分别为东北的1.89倍和1.5倍。

③ 参见安富步等:《满洲の成立》,第40页。

④ 刘瑞霖编:《东三省交涉辑要》(铁路门卷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10年,第262页。

⑤ 刘瑞霖编:《东三省交涉辑要》(铁路门卷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辑,第269页。

⑥ 参见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327页。

绿江流域遂在俄军的控制之下。1902年,俄军在通化成立辽东木植公司,开始大肆砍伐鸭绿江流域森林。甚至动用武力抢掠华商木把流送下来的木材,这从清朝东边道员袁大化的呈文中可见一斑,“堆存浪头、三道沟两处计1325拢(木材),被俄军截用烧柴3拢……每拢值凤平银14两”。^①“混江上游俄木把抢放杂号排80余张”,“细查4月13日、14日……忽谓三道沟、浪头、沙河所存之木多有俄国印字……俄印系去年俄扣木排”。^②1902年,有沙皇及皇室投资入股的俄国远东木材公司正式成立,意味着鸭绿江森林从此遭遇大规模殖民开发的厄运。同年,俄商以俄军为后盾,进入浑江流域的二道江、嘎呀河一带,强行开采林木,构筑森林铁路,结果“嘎呀河下游变成荒山秃岭”。^③如果说俄国开采东省铁路沿线煤矿及森林,尚有《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作为借口的话,那么他们在鸭浑两江流域大肆砍伐林木,则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依据,更没有获得中国及其地方政府任何有关采伐权的许诺,完全是以军事入侵为背景、肆无忌惮的抢掠行为。

日本是继俄国之后侵入中国东北的国家,包括森林资源在内的东北矿藏资源一直是日本觊觎和掠夺的重点目标之一。1898年,日本农商务省山林局派员进入东北进行森林资源调查,一年后调查员杉原龟三郎向日本政府提交《清国林业及木材商况视察复命书》,其中详细报告了鸭绿江流域木材在华北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这以后,截至1927年,除农商务省外,先后还有满铁、大仓组、王子制纸、东洋拓殖会社、鸭绿江采木公司等日本财阀或大会社对东北森林资源进行了49次调查,调查地域涵盖东北的所有林区。^④1902年,日本撙掇中国合资成立清日义盛公司,总公司和分公司分别设在韩国的京城(今首尔)和中国的安东(今丹东),同时在韩国一侧的义洲成立了大韩特许会社,对鸭绿江流域森林开始竞争式采伐。但由于俄国人先入为主,日本经营的采木会社不得施展,双方矛盾不断加深。1904年10月,林务官西田又二、中牟田五郎等人受满洲产业调查会的派遣,专程对鸭绿江流域森林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在后来提出的《鸭绿江流域森林作业调查复命书》中,以甲、乙两编的篇幅详尽记述了鸭绿江流域林相、树种、采伐运材方式、木植公司、木材市场等情况。^⑤为日俄战后日本独占鸭绿江流域森林进行了资源摸底准备。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安东设立军用木材厂,大肆抢掠鸭绿江流送的木排。前引俄军抢掠鸭绿江3拢木排当作烧柴的史料中,还记载“日军第一军军政官松浦宽威,派人将两处(浪头及三道沟)之木,全行打印扣留,(袁大化)屡次会同安东知县往与理论,(被)诬称俄人之木,竟派兵把守,不得装运”,日军将这批木排运往仁川,计“一千三百二十二拢,共值凤平银一万八千五百零八两”。^⑥另据津海关道致北洋大臣的呈文,“3月16日距东沟不远之沙河地方,日俄开战……恐东沟木材亦遭涂炭……一时情急,势迫舍命开船,3月25日行至大小长山,商等

① 《袁大化呈军机大臣致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函》,1904年5月17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11091488100。1拢(又称联)为11根大方或原木。3拢总计33根原木。

② 《袁大化呈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函》,1904年5月17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11091488200。1凤平银折合日元1元30钱。

③ 王长富编著:《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第54页。

④ 安富步等:《满洲の成立》,第28、29页。

⑤ 西田又二、中牟田五郎(林務官):《鸭绿江流域森林作業調査復命書》,1905年7月31日,辽宁省档案馆,日资11405。

⑥ 《袁大化呈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函》,1904年5月17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11091488100。

木船先后被日本兵船劫去，其万德、信德两商号木料被劫一空”。^①“本年日俄开战……日军到处声称师行仁义，秋毫无犯，遂将木排由上江放下三千余张，合七万余副，每副十一根，共计七十七万根，忽被日军截住，概不准动，现经该国铁古吉冈三井玉井等洋行贴船，由各派拣选料板，装赴镇南浦交卸。”^②日军不仅抢掠鸭绿江流送或运送的木材，甚至公开抢掠木材商号的木料，据设在大东沟的烟台瑞盛号等94家商号联名致清庆亲王及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呈文称，“商等在奉天大东沟地方，购买木植，堆放各栈，计值价银二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九两四钱五分，日军自抵东沟后，屡将商号木料，随时取用，并不给价，无从力争，又难理喻，势绌计穷，叩求移知存案，俟战事完结后，如何给价，以恤商艰”。^③以上，充分暴露出日本掠夺东北森林资源的贪婪和霸道。

二、鸭绿江、浑江流域森林的毁灭

鸭绿江流域东经124度20分至128度40分，北纬39度50分至42度15分，蜿蜒近800公里，流经长白、临江、辑安（今集安）、宽甸、安东等县，途中有浑江与其汇合。浑江（又名混江）发源于浑江市北部山区，支流纵横，主河道长445公里，流经浑江、桓仁、宽甸等县。19世纪初，鸭绿江、浑江流域原始森林密布，但由于调查方式及技术手段的不同，有关鸭浑两江流域森林的数据不一。据1919年日本人的考察估算，鸭绿江流域森林面积为66.8254万町步（约为66.8万公顷），立木蓄积34765.4102万石（约合967万立方米）。^④1933年，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关东厅发布数据记载，鸭绿江流域森林面积90.3182万公顷，立木蓄积4.4595亿石（约为1.241亿立方米）。^⑤1948年，宋家泰编写的《东北九省》一书中，基本采纳关东厅的统计数字，记载鸭浑两江流域森林面积为90万公顷，立木蓄积1.2056亿立方米。^⑥

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了旅大商租权以及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即南满铁路）经营权。1905年12月，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又称《满洲善后协约》），除强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条约》外，还在《附约》中规定，“中国政府允许设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木植”。^⑦从1908年5月至9月，中日双方又签订《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采木公司事务章程》以及《合办鸭绿江森林合同》，划定鸭绿江右岸，“自帽儿山起至二十四道沟止，距鸭绿江江面干流60华里为界，界内木植归中日两国合资，经理采伐事业”，“公司营业以25年为限，限满时，如中国政府视公司经营事业尚为妥协，该公司可稟请中国政府酌予展限年期”。^⑧

① 《津海关道唐绍仪呈北洋大臣袁世凯函》，1904年5月4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11091488600。

② 《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照会日本国钦差大臣内田》，1904年8月17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11091488100。

③ 《烟台瑞盛号等94家商号呈庆亲王那桐、伍廷芳及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函》，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11091488200。

④ 满鉄地方部農務課編：《滿洲森林の分布》，1932年12月，辽宁省档案馆，日资11378，第4、5页。该数据只是估算，与后来的调查有较大误差。

⑤ 王长富编著：《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第21页。

⑥ 宋家泰编：《东北九省》，第51页。

⑦ 步平等编著：《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689—191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

⑧ 刘瑞霖编：《东三省交涉辑要》（森林门卷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辑，第433、435页。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条约、章程、合同之类，没有一项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采育结合，保证森林资源永续利用，防止森林资源枯竭等内容，这正是以攫取为第一目的的近代东北森林殖民开发的基本特性。

1908年9月，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正式成立，首任理事长为日本人桥口正美。鸭绿江采木公司名曰中日合办，“实利则全归日人，不平之甚，寢假而成垄断之势，害莫加焉”。^①他们根本不考虑承租林区的合理经营以及大面积破坏性砍伐后的生态破坏，唯一追求的是获取更多更好的优质木材及特种材种，以及赚取更大的利润，“成立以来已十八年，事业日盛，获利日巨”，“该公司只知采伐，而不增殖”。^②从采木公司创立截至1929年，由采木公司直接经营或通过收购、投资等手段，到达安东的木材筏数为96800台，38258913连，另有电杆780075根，枕木18139根，阔叶方材1452根，^③详见表1。

表1 1909—1929年鸭绿江采木公司经营到达安东木材数量^④

数量 年代	流送到安东的木筏数（台）	木材总量（连）	其他特殊材种		
			电杆（根）	枕木（根）	阔叶大方（根）
1909	4859	1442915			
1910	3580	854703	7765		
1911	3895	984605	706		
1912	3139	856286			
1913	1674	558726			
1914	6266	1724183	1766		
1915	3443	1062778	23627	8928	
1916	4739	1665422			
1917	4989	1713912			
1918	7173	2644635	30720	9211	1452
1919	6205	2401604	18774		
1920	5281	2301782	33811		
1921	10229	3766101	89203		
1922	7072	3240113	63983		
1923	4347	2213979	64843		
1924	4057	1959994	94879		
1925	4991	2191364	133808		
1926	3014	1470148	73371		
1927	3291	2109885	70108		
1928	2666	1631705	49372		
1929	1890	1264191	22849		
合计	96800	38258913 ^⑤	780075 ^⑥	18139	1452

① 张宗文编：《东北地理大纲》，杭州：中华人地舆图学社，1933年，第101页。

② 鲁民：《安东之木材事业》，《东省经济月刊》1928年第4卷第5号，第1、3页。

③ 安东商工会议所：《鸭绿江の木材と満洲に於ける木材事情》，1930年12月，辽宁省档案馆，日资11512，第33页。

④ 安东商工会议所：《鸭绿江の木材と満洲に於ける木材事情》，1930年12月，辽宁省档案馆，日资11512，第33—34页。1连为长8尺的原木，小头直径不计，依当时的木材质量，当为40—50厘米，一连原木按0.2立方米蓄积折算。

⑤ 原资料数据，累计应为38059031连。

⑥ 原资料数据，累计应为779585根。

上表显示鸭绿江采木公司经营20多年间,到伐木材总量折算约为1913万立方米,加上电杆、枕木、阔叶大方,当为1923.5万立方米以上。^①另外,从1929年到1940年鸭绿江采木公司解散的十几年间,每年到伐数量为200万石左右(55.6万立方米),^②总共约为550万立方米之多。这样,日本通过鸭绿江采木公司从鸭浑两江流域采运木材合计约为2473.5万立方米。俄国人砍伐搬运的木材未计其内。

鸭绿江大量木材的产出,吸引了日本财阀、木商等向制材、造纸、纸浆等领域涉足。从1920年起,日本财阀和木商开始在安东设置制材厂,最盛时达33家。“各大木材公司,多系日人营业,木市行情,亦几完全操之于彼辈手中。”^③其中最具实力的是大仓组与鸭绿江采木公司合营的鸭绿江制材有限公司,同时在长春、吉林、大连等地设置分厂。另外还有村上洋行、宫下洋行、三星洋行、纪和洋行、大东洋行、日出、日高、天业、共立、川崎、昌荣等制材所,投资总额为331万元,拥有各种制材机械342台,年加工木材制品371371尺缔(约12.4万立方米)。^④1917年,大仓组财阀在鸭绿江的六道沟设立纸浆厂,投产后年消耗木材3万—4万立方米,最盛时年消耗木材10万立方米。^⑤

鸭绿江采木公司通过攫取大量珍贵木材,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仅1928年,该公司就获利北洋银260余万两,“获利之厚,殊堪惊异”。^⑥

按照《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采木公司经营年限为25年,但到期之时日本已经独占东北,所以公司一直经营到1940年,终因资源枯竭而宣布解散。有史料记载了鸭浑两江流域过伐林区的残破景象。“鸭绿江上流,除长白县二十四道沟,尚有广大森林区外,其余皆零星数株。”^⑦“鸭绿江流域开发最早,森林之盛,大逊于昔”,“近今因日俄两国势力侵入,滥施采伐,斤斧交疲;又或经野火之延烧,耕地之拓展,绝未加以培护,森林渐告残败,零落萧条,大异往昔”。^⑧“1920年代以来(鸭浑两江)森林资源枯竭,建筑用材极度减少,树龄小的木材也被使用,电杆用的原木、枕木、坑木等小径木亦被砍伐,以及利用剩存阔叶树生产家具材、枕木、坑木、马车材等。”^⑨

据鸭绿江采木公司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当时鸭绿江流域森林面积为45.357万町步(45.4万公顷),林木蓄积1.17亿尺(约为325.6万立方米)。^⑩与19世纪初鸭浑两江流域森林状况对比,短短二十几年,林地面积减少一半左右,林木蓄积仅剩余3%左右。

① 当时电杆材多为松木,标准是45尺长,距大头5尺处的圆周长为30寸,1根电杆材积约为0.13立方米。1根枕木需要6立方尺原木,折合0.17立方米,大方以0.5立方米计算。

② 安东商工会议所:《鸭绿江の木材と满洲に於ける木材事情》,1930年12月,辽宁省档案馆,日资11512,第116页。

③ 鲁民:《安东之木材事业》,《东省经济月刊》1928年第4卷第5号,第4页。

④ 安东商工会议所:《鸭绿江の木材と满洲に於ける木材事情》,1930年12月,辽宁省档案馆,日资11512,第58页。1尺缔=12立方尺=0.33396立方米。

⑤ 安东商工会议所:《鸭绿江の木材と满洲に於ける木材事情》,1930年12月,辽宁省档案馆,日资11512,第19页。

⑥ 鲁民:《安东之木材事业》,《东省经济月刊》1928年第4卷第5号,第3页。

⑦ 鲁民:《安东之木材事业》,《东省经济月刊》1928年第4卷第5号,第3页。

⑧ 张宗文编:《东北地理大纲》,第98页。

⑨ 安富步等:《满洲の成立》,第55页。

⑩ 鲁民:《安东之木材事业》,《东省经济月刊》1928年第4卷第5号,第3页。内中记载木材计量单位为尺,应为立方尺,1立方尺=0.02783立方米。

更为严重的是，鸭浑两江流域森林资源的枯竭，给生态环境、人们的生存空间以及生存方式带来极大的影响。有“东亚第一木都”之称的安市，在采伐业兴旺时期，木商云集，木业店铺鳞次栉比，吸引了大批山东等地的移民，从事砍伐、编排、流送、拆排、打捞、运输等作业，据1906年的统计，鸭浑两江流域的林业工人就达3万余人。^①随着林业人口的流入，安东成为拥有21万人口的林业城市。^②当木材业逐渐凋零后，鸭浑两江右岸呈现大片过伐林区以及次生林。失去生计的山民只好尝试着饲养柞蚕，并逐步推广到鸭浑两江上游的凤凰城、宽甸、辑安一带，成为当地民众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截至鸭绿江采木公司解散（1940），安东地区柞蚕养殖面积17.57万公顷，养蚕专业户29135户，年收获柞蚕茧3.39亿个。^③从而推动了安东柞蚕丝绸业的发展，安东逐渐向轻工业城市转型。还有一批朝鲜移民进入沿江较平坦地区，火烧过伐林区，将其改造成耕田，过去的林区变成了农业区。这样尽管可以维持生计，但失去森林屏障和水土保持，这些地区“带来了沙漠化、干旱以及发生洪涝灾害等深刻问题”。^④

同样，曾作为俄日军用木材厂大本营的通化，也是一座木业城市，当木业萎缩后，次生林区野生葡萄等山野果滋生繁衍，当地民众采撷酿造山葡萄酒，渐次利用丘陵山地栽植葡萄，刺激并推进通化酿酒业的兴起。鸭浑两江流域森林经过大面积过伐后，红松等针叶树几乎不见，只剩下零星的柞、榆、桦等阔叶树，这些树种又是马车材的原料。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车是东北地区连接铁路与山区农村的重要交通工具，因此，马车材工场几乎遍及东北各城镇。在南满，马车材工场集中在海城、辽阳等城镇，接受太子河上游（鸭绿江水系）及安奉铁路转运的马车材。1928年，鸭绿江产的马车材为12884吨，加上奉山线产的6225吨，可制造27102台马车，为出产马车材最多的林区。^⑤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买通南满土匪在鸭绿江上游的碱厂组建“满洲义军”，袭击俄军后方。据他们的记载，“明治36年（1903）以前，东边道一带是大森林，鹤冈（永太郎）率领‘满洲义军’从平顶山往怀（桓）仁进军时，见到直径四五尺的大树倒在林中，不得不下马牵行，而且有豹子在森林里出没”，“离开抚顺城不远，一个叫木奇岭子的地方，当时是大森林……见到有山民捧着山人参……日俄战争前，抚顺附近的山里都能见到人参，人参和鹿茸经营口运往上海，年获银数千万两，如今野生的人参全都不见”。（队伍行进途中）“随着一阵阵摇曳林木的山鸣，一只巨大的怪兽像风一样跃进前面道路的林间，看得清怪兽的黄黑花点，有士兵呼喊‘豹子’、‘豹子’，询问当地土民后，证实确是豹子，如今这一带全是秃山，35年前却是豹子出没的森林。”^⑥这段记载说明，鸭浑两江流域森林未遭破坏时，豹子、人参等珍奇野生动植物随处可见，但到了1940年，鸭绿江上游一带的豹子、人参等珍贵野生动植物几乎绝迹。

① 孔经纬主编：《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1卷，第321页。

② 参见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编：《东北年鉴》，沈阳：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1931年，第154页。

③ 满洲国通信社编辑发行：《满洲国现势》，1941年，第174页。

④ 安富步等：《满洲の成立》，第57页。

⑤ 安富步等：《满洲の成立》，第102页。

⑥ 山名正二：《满洲義軍》，《东京月刊》满洲东京出版部，1942年，第16、326页。鹤冈永太郎，日本浪人，日俄战争时参与组织“满洲义军”。该书初版为1940年，距日俄战争已过去35年。

三、东省铁路沿线森林资源的消失

1898年,东省铁路动工,这条铁路西起茂密的大兴安岭,东行穿越张广才岭、老爷岭,南下经由四合川、拉林河流域森林。东省铁路穿越此三大林区,仅东部滨绥线“小岭驿东至细鳞河驿线路两侧……其面积为20337平方俄里(约230.5万公顷)蓄积量约八亿石(约2226.4万立方米),林区大小30有余”。^① 堪称“世界上距离最长的一条森林铁路”。^② 该铁路全长2489公里(包括支线),仅枕木一项需用240万根(折合原木约40.8万立方米),年更换需要量40万根左右。^③ 此外,电柱、车辆、车站及其他建筑用材等,以及当时机车动力使用的木拌,每年需用木材当在1000万立方米左右。^④ 如此巨大的木材需求,全部出自铁路沿线森林,东省铁路沿线森林遭受毁灭性的浩劫。

1904年,俄国依据《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及续订合同中“凡该公司建造、修理铁路所需料件,应免纳各种税厘”,以及“准公司在官地树林内自行采伐”等条款,诱骗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总办周冕签订了《黑龙江省东省铁路公司订立伐木原合同》。^⑤ 凭此合同,俄方不仅获得铁路两侧林木的采伐权,而且可以延伸到呼兰、纳敏河、松花江流域等长白山林区,因此遭到黑龙江几任将军萨保、达桂、程德全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1906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宣布合同无效,与俄方重开谈判,双方几经争辩,于1908年签订了《黑龙江铁路公司伐木合同》,规定铁路公司可以在三处地段“砍备各色木料”,但限定其中两个地段长不得超过30华里宽不得超过10华里,另一个地段长50华里宽35华里。^⑥

1907年,吉林会议专员候补道杜学瀛与东省铁路总办提督霍尔瓦特签订了《吉林木植合同》,规定东省铁路公司可在“石头河子附近”、“高岭子附近”和“一面坡附近”等三个地段砍伐林木,但“其地段宽广均不得过25华里,即625方华里”。^⑦

这以后,中俄双方又续签了一系列有关伐木的合同。但在实际运作中,俄木商依仗强势,纷纷选择交通方便、资源丰富的林区投资建场,甚至超越合同范围擅自设置林场,铺设森林铁路,大肆砍伐吉黑两地珍贵林木。据1912年的调查统计,俄商租占铁路沿线林区状况详见表2。^⑧

表2显示,俄商在东省铁路沿线的年采伐量惊人,仅薪材一项折合298.6万立方米,枕木为15.2万立方米,再加上35.6万根原木,27.8万根板方材,折合材积当在31.7万立方米左右,合计345.5万立方米。^⑨ 这也说明,俄商砍伐上述林区之初,林木资源极其丰富,而且运输

① 南满铁路调查课编:《吉林省之林业》,汤尔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78页。

② 王长富编著:《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第56页。

③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林产),第54页。

④ 王长富编著:《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第66页。

⑤ 步平等编著:《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689—1919)》,第264页。

⑥ 刘瑞霖编:《东三省交涉辑要》(森林门卷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辑,第462、463页。

⑦ 刘瑞霖编:《东三省交涉辑要》(森林门卷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辑,第455页。

⑧ 東清鐵道印刷局:《東清鐵道商業部事業成績概況》,宮村寬譯,1917年,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3525800。1平方俄里=113.349公頃。1立方沙繩=9.727立方米。表中人名及部分地名音譯。

⑨ 北满运材与鸭绿江流域水运不同,多采用森林铁路运输手段,砍伐原木规格为24尺至36尺长,小头直径10寸或15寸以上,每根原木及板方材折合材积约为0.5立方米。

条件便利。

表 2 截至 1912 年俄国木商租占东北林区明细

	林权地	租借人	面积 (平方俄里)	年采伐林木		
				原木 (根)	枕木 (根)	薪材 (立方沙绳)
西部 滨洲 线	雅尔站附近	梅里霍夫等	2000	18000	30000	8000
	郭尔谷待避站附近	谢齐恩克	2330	30000	81000	40000
	石头河子附近	东省铁路公司	320	100000	300000	11000
	博克图及权林河沿岸	东省铁路公司	520			
东部 滨绥 线	帽儿山附近	斯基德尔	650	交通便利林区木材几乎伐尽		
	乌吉密河附近	斯基德尔	450			
	一面坡站附近	鲍达连克	280			6000
	苇沙河站附近	斯基德尔	1200	82000	142000	85000 板方 150000 根
	雅布勒尼 (亚布力) 待避站附近	俄亚银行	340	23000	92000	30000 板方 90000 根
	里 (横) 道河子待避站附近	基里尤金	50	5000	25000	11000
	沙拉河子待避站附近	贝劳艾斯基	100	6000	25000	11000
	横道河子站附近	基力扬斯基	510	17000	60000	24000
	山道洼地待避站附近	谢齐恩克	70	未伐木, 从事制材业		
	乜河站附近	恰欣兄弟商会	170	15000	30000	15000 板方 8500 根
	磨刀石站附近	尼古拉也夫	280	25000	20000	18000 板方 30000 根
	贝林次基待避站附近	斯基德尔	1200	未采伐		
	细鳞河站附近	斯基德尔	280	30000	80000	40000
	小绥芬附近	鲍古林	75	5000	10000	8000
合计			10825 (约 123 2 万公顷)	356000	895000	307000 板方 278500 根

资料来源：関東都督府民政部庶務課：《満蒙經濟要覽》，1915 年 12 月，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3517400。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俄国人租占东北林区范围之广、面积之大，几乎遍布黑龙江及吉林省主要木材产区，不仅涵盖了东省铁路沿线的所有林区，而且向腹地延伸。另据 1914 年滨江国税征收局的呈文表明，1914 年中国官方计向铁路东线发放 27 份采木票，除 5 家华商、1 家德商、1 家瑞士木商外，其余 20 家皆为俄商，其租占林地包括鲁茄茹夫站、台马沟站、细鳞河站、米得为吉站、磨刀石站、都道一字站、亚布力站、帐房山子站、三道窝集站、石头河子站、头道桥站、横道河子站附近，以及帽儿山至乌吉密、一面坡至九家坡、米孩子沟至三道窝集、穆棱河流域等林区。^① 西部滨洲线未计其内。

俄国木商中以斯基德尔 (Скидельский) 为巨头，该商至少独占 5 处之多，另在东线的未肃河 (2 处)、带马沟、细鳞河开设了 4 处制材场，并在长春、大连、天津、海参崴设有分店，经营林地面积达 2400 平方俄里 (273 万公顷)。这些制材场雇佣工人 1500 余人，并私自铺设 130

① 《滨江国税征收局吴盘年局长为华俄木商所领林场事呈》，1914 年 3 月 4 日，黑龙江省档案馆编：《档案史料汇编·中东铁路》(二)，黑龙江出版总局 (86) 黑出管字第 162 号，1986 年，第 33—36 页。

俄里(约139公里)森林铁路,年产枕木15万根,占东省铁路年更换需用量的34.8%,生产木拌10万立方沙绳(约97.3万立方米),约占东省铁路年需求量的50%。年纯收入达150万—160万卢布。^①不久,俄籍波兰人葛瓦里斯基(КоВалЬскИЙ)也涉足东北木业,收买或兼并华、俄木商租占的林区。截至1928年,葛瓦里斯基租占了一面坡、亚布力、横道河子、二道海林等部分林区,总面积达1765平方俄里(约200万公顷),与斯基德尔共同垄断了东省铁路沿线的木业。

随着东省铁路沿线森林资源的迅速减少,俄商无视中国政府颁发的采木许可,随意转移林场,擅自铺设森林铁路,不断向各林区腹地延伸。其中包括牙克石、伊勒克特、一面坡、露卡西欧、苇沙河、亚布洛尼(现亚布力)、石头河子、横道河子、马桥河等十数条森林铁路,全长440俄里(469公里)。^②不仅如此,他们根本不考虑东北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采取滥砍滥伐方式,甚至公然行抢霸占华商林区。以下几则中国官方公文可见俄商抢掠东北森林之肆无忌惮。“前清光绪33年间(1907),吉林将军曾因东清铁路左近山林,任意被伐,漫无限制,向俄人修订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然,闻俄商藉东清铁路公司名义,往往包砍木材,意图免税。即赴木植公司报领执照者,亦多票费拖欠,轆轳滋生”。^③“同宾县属养字社自有林场两段……(1915年)12月1日,(场主)带领工人数名,前往林场砍伐界线……不意忽来俄人,带领洋兵数名,各执枪棍,将砍界工人横行驱逐,并加凶殴……详加究察,始悉葛洼里司凶霸有日……竟敢强霸民有林场,据为己有,其盗砍林木犹小,其关系领土主权实大”。^④“查本处牧场松林被俄人往砍修路木料,因以不听阻止,暂准砍伐,现在路工已竣,且兼牧所松林甚少,设使照前砍伐,实于旗属生计大有关碍……希即禁止砍伐本处牧所树木”。^⑤“本省东西北三面皆山,林木丰蔚,绵亘数千里,拔地参天……惟省东自铁路开通以来,逐年砍伐殆尽,亟待培养。”^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发了战争财,吞并中国的野心愈发膨胀。而俄国在战争中实力受损,尤其受俄国革命的打击,沙俄在北满的势力逐渐收缩。借此契机,日本继“二十一条”要求后,又抛出“西原借款”,其中包括3000万元的吉黑林矿借款,一步步向北满扩张。关东都督府以及满铁、三井物产、东洋拓殖、富士制纸、藤田组、中日实业会社等财团纷纷出动,采取日俄合办、中日合办以及借款、吞并等手段,侵占吉林、黑龙江的林木采伐权,其私相授受行为明显侵犯了中国主权。为此,北洋政府“委婉”照会日方,“日商直接向各地方木把订立契约……须知各木把应遵章领照后,方有伐木之权……无照私伐,一经中国地方官依法查禁,该日商等既有损失,亦系自甘受骗”。^⑦但日方我行我素,根本不把中国法令放在眼里。

① 《北满洲露国製材所に關する件》(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函),1908年9月19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11091465400。

② 陈觉:《东北路矿森林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06页。

③ 《外交部吉林交涉署为请查明近年俄商采伐木植情形公函》,1914年1月9日,黑龙江省档案馆编:《档案史料汇编·中东铁路》(二),第28页。

④ 《东三省林务局局长陈训昶为俄商葛洼里司阻止庄智麟经营自领林场事咨》,1915年1月6日,黑龙江省档案馆编:《档案史料汇编·中东铁路》(二),第56页。

⑤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请禁止俄人砍伐木植咨》,1904年12月,黑龙江省档案馆编:《档案史料汇编·中东铁路》(一),第150、151页。

⑥ 何煜:《黑龙江垦殖说略》,李兴盛等主编:《黑水丛书·程德全守江奏稿》(下),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73页。

⑦ 《大中华民国外交部特派黑龙江交涉员张照会事》,1915年4月1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11091470800。

1919 年 1 月，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出资 400 万日元，获得葛瓦里斯基租占林区的合办权，包括亚布力（两处）林区 2200 平方俄里，横道河子林区 800 平方俄里，二道海林林区 380 平方俄里，合计约 38.5 万公顷。^① 同年，该会社又收购英俄合办的北沟、山市、大海林等处 54 万公顷的林地采伐权，成立中日合办的海林采木公司。^② 1920 年至 1921 年，日商庄司钟五郎收购了俄商乌伦茨奥夫租占的牙克石、依西马克等两处林场，获得大兴安岭西北、西南林区采伐权，总面积达 680 平方里（约 17000 公顷）。^③ 1921 年，满铁出资收购了俄商谢夫谦克在免渡河、扎敦河、乌奴尔河流域的森林采伐权，黑龙江省实业厅又增划 50 平方里（约 1250 公顷）作为股资，成立中、日、俄合办的札免公司，总经营面积达 63.5 万公顷，相当于关东洲面积的 2 倍。^④ 此外，日本还采取合资（中方以林权入股）、借款、合办等形式，创办了多家中日合办林业企业，总计租占林地 1370 万公顷，取代了俄商在北满木业的垄断地位（见表 3）。

表 3 中日合办木业公司一览^⑤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年)	成立地点	资方	采伐区域	林地面积 (公顷)	资金数额 (万元)
鸭绿江 制材公司	1915	安东	大仓组、鸭绿 江采木公司			50
富宁股份 有限公司	1917	吉林市	中、日（三井）	吉林省宁安、额穆、延 吉等地	152928	100
丰材股份 有限公司	1918	长春	中、日（大仓 组）	吉林省蒙江、桦甸、奉 天省安图	65500	500
华森 制材公司	1918	吉林市	中、日（大仓 组）	吉林省蒙江县	285467	200
黄川 采木公司	1918	吉林市	中、日（三井、 王子制纸）	吉林省额穆、敦化县	114155	400
中东 制材公司	1919	哈尔滨	中、日	中东路横道河子至山石 (市) 站沿线	232152	50（哈大洋）
兴林造纸 股份公司	1922	吉林市	中、日（大仓 组）	吉林省敦化县	69000	500
札免公司	1922	哈尔滨	中、日（满 铁）、俄	扎敦河、免渡河、乌奴 尔河流域	569500	600
共荣 起业公司	1923	长春	中、日（三井、 大仓组）	吉敦沿线、豆满江支流、 牡丹江上游	687000	1000

① 《在哈尔滨総领事代理领事松島峰致外務大臣内田康哉函》，1919 年 1 月 22 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11091491800。

② 《満蒙ニオケル林業調査》，1929 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2130086300。

③ 《支那ニオケル邦人関係合併事業表》，1929 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2130088700。

④ 《満蒙ニオケル林業調査》，1929 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2130086100。

⑤ 安富歩等：《満洲の成立》，第 38 页。表中货币种类除特別注明外，均为日元。另，表中林地面积分别引自：伊万·尤克斯基：《満洲の森林》，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编译，1924 年，第 29、30 页；《滨江国税征收局吴盘年局长为华俄木商所领林场事呈》，1914 年 3 月 4 日，黑龙江省档案馆编：《档案史料汇编·中东铁路》（二），第 35—37 页；王长富编著：《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第 131 页。

续表 3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年)	成立地点	资方	采伐区域	林地面积 (公顷)	资金数额 (万元)
中东海林 采木公司	1924	哈尔滨	中、日(东拓)	吉林省宁安县海林河上 游、牡丹江支流	297790	300
合计					2473492	3650 (哈大洋未计其内)

从东省铁路铺设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铁路沿线森林进行疯狂性掠夺，并逐步向林区腹地延伸。期间究竟砍伐了多少木材难以准确统计，仅据零星的史料记载，从 1910 年到 1912 年，从西部线合计砍伐运出用材（原木和板方材）及薪材 471783 布度。从东部线砍伐运出用材及薪材 10370510 布度。^① 从 1913 年到 1916 年，从东省铁路东西两线砍伐运出用材 19220064 布度，薪材 8543449 布度。^② 以上 1910 年至 1916 年 7 年间，总计砍伐运出林木 38605806 布度（约 2529.4 万立方米，年均 361.3 万立方米）。另有史料记载，从 1913 年到 1921 年，东省铁路沿线被砍伐林木 7360.2 万立方米，^③ 年均砍伐 818 万立方米。按照以上数据统计，从 1910 年到 1921 年间，东省铁路沿线至少有 6618.7 万立方米林木被砍伐运出。

日本跃居北满木业霸主地位后，加大了砍伐力度。尤其是 1927 年吉敦铁路通车后，图门江、第二松花江、牡丹江上游林区（包括蒙江、桦甸、延吉、和龙、安图、抚松、敦化等县）成为重点砍伐对象，年砍伐量 100 万石左右（约 28 万立方米）。^④ 1924 年至 1931 年间，吉林黑龙江地区砍伐木材情况见表 4。

表 4 1924—1931 年吉林黑龙江两省木材砍伐量^⑤

年份	吉林地方	间岛地方	北满地方	小计(石)
1924	755000	523322	1762776	3041098
1925	1094074	565530	1406170	3065774
1926	451900	218610	1459066	2129576
1927				3885516
1928				5118571
1929				3846971
1930				3087589
1931				3268151
总计(石)				27443246(约 763.7 万立方米)

① 伊万·尤克斯基：《满洲の森林》，第 24、25 页。1 布度=40 普特=0.655 吨，1 普特=16.38 公斤。以 1000 公斤为 1 立方米计算。

② 東清鉄道印刷局：《東清鉄道商業部事業成績概況》，宫村宽译，1917 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3525800。

③ 《黑龙江森林》编辑委员会编著：《黑龙江森林》，第 51 页。

④ 王长富编著：《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第 162 页。

⑤ 安富步等：《满洲の成立》，第 46 页。1927—1931 年数字引自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编纂：《满洲帝国概覧》，1936 年 8 月，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3528300。表中的“北满地方”主要指大小兴安岭林区。

依据以上不完全数据统计,从1910年至九一八事变,包括东省铁路沿线在内的吉林黑龙江两省森林被砍伐的林木当在1亿立方米以上。^①

由于俄日帝国主义对东省铁路沿线毁灭性的砍伐,短短二十几年,铁路两侧25公里范围内天然原始材已砍伐殆尽。^②“吉林省虽曰森林广大,林相亦丰饶,但铁路沿线或伐木运材便利之处,以多年之滥伐,林相渐次荒废”,^③“东铁沿线,公司林立……公司但顾目前之利益,毫不一计吾国将来之需要,是故既伐之后,亦从未闻有从事补植之计划者”,“以致横催竖砍,滥伐殊甚”,拌子厂“堆积之燃料,类皆上等之果松榆木良材”,“工人采伐,以锯砍费时,先以火燃着,迨其半焦,使之自倒……其有矮小丛树,尚未成材,亦即付之一炬”。^④就连“东北林区面积最大者”的大兴安岭,“自碾子山起至牙克什站止,三百余公里沿线二十公里以内的大树,早经砍伐,有向北推进之趋势”。^⑤东省铁路沿线森林毁灭性的破坏,昔日茂密的原始森林变成次生林地或荒山秃岭,平坦处辟为农田,森林的防风、防沙、蓄水等屏蔽作用和功能极大减弱,连带东北虎、东北豹、紫貂、猞猁等珍贵野生动物以及山参等名贵中草药几乎绝迹。随着居住空间的扩展以及交通条件的便利,大量移民进入铁路(含森林铁路)沿线,当年辟为林场的细鳞河、带马沟、穆棱、海林、横道河子、山市、苇河、亚布力、一面坡、帽儿山、小岭、磨刀石,以及西线的碾子山、乌奴尔、免渡河、成吉思汗、牙克石等地,变成了人口密集的中小城镇,以及农林牧产品的集散地,导致难以遏止的人进林退的生态变迁。

四、日伪统治时期对东北森林的“官营采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独占东北,为了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以及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竭力将东北打造成满足其战时需求的战争资源基地,包括木材在内的煤、铁、有色金属、农副产品等成为日本攫取的重点目标。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颁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提出“四大方针”,前两条均涉及资源问题,分别是“凡开拓利源,振兴实业之利益,务摒除一部阶级垄断之弊”;“举国内天赋所有之资源开发无滥,而谋经济各部门之综合的发达,特于重要之部门施以国家的统制”。^⑥按照此方针,“采木业”列为14种“统制产业”之一,明确规定由日伪政府指定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经营,民间不得涉足。1934年6月,日伪政府颁布《林场权整理法》,规定除日本人主宰的鸭绿江采木公司、中东海林采木公司、札免采木公司被指定为特殊林场外,其余241家持有采伐权、采伐面积达236万公顷的民营林场必须接受日伪政府的审核批准,否则一律撤销,林权收归“国有”。由于日伪当局设置多道高压和刁难之藩篱,截至1935年,有89家(采伐面积25.4万公顷)情知采伐权难保而未提出申请,被“自动”撤销。提出申请的152家中也有31家中途“自动”撤回申请,剩余121家中有110家被裁定撤销采伐权,最后只剩下11家连同12家不服裁决的林场,在无望的交涉过程中又超过日伪政府规定的

① 1910—1921年砍伐运出木材6618.7万立方米,1924—1931年砍伐运出木材763.7万立方米,1922年及1923年砍伐运出木材以年300万立方米计入,总计7982.4万立方米。如采纳《黑龙江林业》记载,1913—1921年,“东省铁路沿线被砍伐林木7360.2万立方米”,砍伐运出木材当在8500万立方米以上。

② 《黑龙江森林》编辑委员会编著:《黑龙江森林》,第3页。

③ 南满铁路调查课编:《吉林省之林业》,第47页。

④ 珊:《论北满之林业》,《东省经济月刊》1928年第4卷第9号,第1、2页。

⑤ 宋家泰编:《东北九省》,第54页。

⑥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发行:《满洲国政府公报》号外,1933年3月1日。

“期限”，林场权最终被撤销。^①这样，东北木材采伐业完全控制在日伪政府及日方资本的手中，东北民族木业不仅只剩下少许制材、火柴等木材加工业，而且受到日伪政府的原料配给、产品销售、价格垄断的制约。1942年，包括木业在内的东北工矿业民族资本仅占工矿交通业总资本的3%，日本垄断资本则占97%。^②

1935年9月，日伪政府又颁布《国有林采伐要纲》，对“国有”林区实行“官营采伐”。为此，日伪政府与满铁、东洋拓殖、王子制纸、东洋纸浆、满洲纸浆等5家日本财阀共同出资3000万元成立满洲林业株式会社，全面垄断了东北的木材采伐业，同时垄断木材收购、销售、进出口、制材、金融借贷等业务。作为林政管理机构，伪国务院实业部（后产业部）内设立林务司（后林野局、林野总局、林政司等），另在各地成立有奉天、牡丹江、间岛、兴安、吉林、滨江、三江、通化、北安、黑河等10个营林署（后营林局），分别掌管有林地区的林政，还将所有林区统一划分成16个经营区，125个事业区。日本战败投降前，从事官营采伐管理的营林署达22个，采伐事业区达402处之多。^③

日伪政府对木业的全面统制和垄断，根本目的在于毫无顾忌地掠夺东北森林资源，东北森林又一次遭受难以弥补的浩劫。为了摸清林业资源的底数，从1935年开始，日伪当局对东北林区展开航空摄影调查，截至1944年，完成了32万平方公里（3200万公顷）林地面积的调查，初步探明东北森林面积为2194.27万陌（约2176.86万公顷），立木蓄积为37.050575亿立方米。^④

随着日本对煤铁等矿藏资源的全面开采，伪满新京以及边境城镇的建设，铁路公路的铺设、军事工程的启动，对木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由于鸭绿两江流域、东省铁路沿线以及运输便利林区的资源大多枯竭，长白山、老爷岭、张广才岭以及大小兴安岭腹地林木便成为日伪当局觊觎的目标。1942年5月，伪满洲国林野局组建一支大兴安岭探险队，以京都大学动物学教师今西锦司为队长，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最后提交多份报告书，包括大兴安岭的山系水系、地形地质、针叶阔叶林的生态学位置，以及植被、气候、冻土层等，^⑤为砍伐大兴安岭木材做了先行准备。

为了深入原始林区采伐林木，铁路运输是先决条件。截至1942年，日伪当局计铺设4968公里铁路，其中与林木运输（包括边防工程、军事要塞等）有密切关联的铁路有图（门）佳（木斯）、林（口）虎（林）、海（伦）北（安）、北（安）泰（东）、北（安）黑（河）、绥（化）佳（木斯）、莲（江口）鹤（岗）、绥（西）东（宁）、梨（树镇）鸡（西）等线路，总长度1900余公里。此外还有森林铁路连接线。除特殊林场管理的森林铁路外，其他原有的森林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又新建了龙安、天桥岭、二道河子、冲河、三道河子、东京城等6条干线。截至1942年，计铺设21条森林铁路线路，全长达1440公里，^⑥延伸地域包括滨绥线的鲁喀什窝、苇沙河、亚布力、冷山、横道河子，滨洲线的牙克石、依裂克得、博克图、绰尔，图佳线的春

①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各论，东京：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71年，第752页。

② 塚瀬進：《满洲国“民族协和”の実相》，东京：吉川弘文馆，2008年，第191页。

③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林产），第57页。

④ 日本大藏省管理局编：《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關する歴史的調査》满洲編第二分册，1946年，第236页。该资料注有“极秘”字样，全33卷，涉及明治维新以来直到战败日本人在朝鲜、满洲、台湾、中支、北支、中南支、欧美、南方、南洋群岛等地域的经济活动资料。2000年，这批资料由小林英夫监修、纪伊国屋书店出版，全23卷，24册。本稿采用的是原版资料，包括引用资料的页数。

⑤ 今西锦司编：《大興安嶺探險——1942年探險隊報告》，东京：讲谈社，1971年，第7—9页。

⑥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各论，第753页。

阳、仙洞、三岔口，朝开线的龙井村，（新）京图线的黄泥河、大石兴、敦化，滨佳线的南叉、铁山包、鸡岭，白河线的五叉沟等，^①基本伸入到各林区的腹地。“小兴安岭地方，为东北开发最晚者，其斧斤入山之始，则为伪满时代……至1940年绥（化）佳（木斯）路通车，1943年又铺设汤（原）林（口）铁路，于是封闭已久之东北森林宝库，公开采伐而成为近代林产物之大本营。”^②从1933年起，东北森林进入日伪统治时代的第一个砍伐高潮期（见表5）。

表5 1932年至1938年木材产量及消费情况^③

年份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合计
产量（石）	2686251	2999261	4030834	5507677	5526791	8297209	6889871	35937894
折合万立方米	74.7	83.4	112.1	153.2	153.6	230.8	191.7	999.5
以1932年为100%	100	111.6	150.0	205.1	205.8	308.9	256.5	
消费量（石）	2453348	3920924	5043411	5652507	5836728	8838556	8068947	
以1932年为100%	100	159.8	220.3	230.5	237.9	360.1	328.9	
消费量减产量（石）	-232903	921663	1012577	144830	309937	541347	1179076	

从表5可以看出，1932年至1938年的木材砍伐量基本逐年增加。1937年为1932年的3倍多，1938年为2.5倍。而木材消费量也是成倍的增长，木材缺口最多时达117.9万石（约33万立方米），说明日伪当局不断加快构建东北战争资源基地的步伐。七七事变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木材需求量与日俱增，日伪当局采取杀鸡取卵的毒策，凡是森林铁路或其他运输工具可以抵达之地，都遭受斧斤之厄，第二期林木砍伐高潮随之到来（见表6）。

表6 1939年至1945年砍伐木材数量及种类

年份	生产计划 （千立方米）	木材产量（千立方米）				合计 （千立方米）	完成计划（%）
		一般用材	枕木	坑木	其他		
1939	7214	2974	687	358	252	4270 ^④	56.4 ^⑤
1940	9358	4328	537	508	222	5595	59.8
1941	5576	3659	501	613	239	5012	90.0 ^⑥
1942	6245	2723	562	666	232	4183	65.4 ^⑦
1943	6528	3380	522	732	422	5056	77.5
1944	7231	3571	478	728	155	4932	68.2
1945	6710	4270	1070	1180	190	6710	100.0
总计						35759	

资料来源：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林产），第83—84页。

① 日本大藏省管理局编：《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関する歴史的調査》满洲編第二分冊，第251页。
②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林产），第56页。
③ 满铁调查部编：《满洲木材需给状况》，1939年2月，辽宁省档案馆，日资11374，第1页。另表中1938年数字引自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编纂：《满洲帝国国势图表》，1940年12月，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1504100。
④ 原资料如此，应为4271。
⑤ 原资料如此，应为59.2%。
⑥ 原资料如此，应为89.9%。
⑦ 原资料如此，应为67.0%。

与1938年以前的木材砍伐量对比,1939年以后明显加大了砍伐力度。1938年以前,年砍伐量在100万立方米上下,最多年份(1937)为230万立方米。而1939年以后,年均砍伐量在500万立方米以上,翻了一番还多。尽管如此,仍没有完成日伪当局制定的计划指标,除1945年以外,大多年度仅完成计划的50%—70%之间,这也说明日伪当局对木材的需求量不断攀升。

综上初步统计,日伪统治期间,至少砍伐运出4500万立方米的木材。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历年砍伐的薪炭材。^①有研究部门认为,日伪统治14年间,“大约毁林400多万公顷,掠夺木材约1亿立方米,消耗蓄积3.5亿立方米”。^②

除木材砍伐外,日本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还开设了大批制材厂、林化工厂、造纸厂、纸浆厂、胶合板厂等。1931年前东北计有22家制材工厂,到1939年猛增至103家,分布在安东、大连、长春、哈尔滨、敦化、营口、奉天、图门、牡丹江等地。1942年,满洲林产化工株式会在辽阳建厂,从木材中提取单宁、染料、芒硝等林化工产品。1936年至1942年,日满纸浆(王子制纸财阀)、满洲纸浆(大阪财阀)、东洋纸浆(关西财阀)、东满洲人绢纸浆(钟纺财阀)等特殊会社分别在敦化、桦林、石砚、开山屯、佳木斯、黑河、牙克石、辽阳等地开设纸浆工厂,年消费原木20万立方米左右。^③1941年至1944年间,生产纸浆132912公吨。另外,日伪统治末期,为了解决军事用油的困窘,日本多家林产化工会社计划在临江、蒙江、柳河、蛟河、舒兰、长春、苇河、铁力、兴安、北安、三江、间岛、通化等地设立1159家林产化工工厂,准备从木材中提取松香油、白桦油等油脂,设计年产量为132000公吨。但日本投降前,仅建成36家,1941年至1942年,总计生产松香油、白桦油等油脂4885公吨。^④

日伪统治东北的14年里,是东北森林殖民开发的最黑暗时期。日本不仅掠夺了近亿立方米的木材,而且破坏了东北自然地理的生态平衡,除少数偏远或山势陡峭难以作业的林地外,大面积的原始森林遭到砍伐,留下的多是过伐林区。这些林区虽然统计在林地面积之内,但林木蓄积及林木质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红松、杉松以及水曲柳、黄菠萝等珍贵树种大幅度减少。而且,交通便利地区呈现次生林地或荒山秃岭。尤其是制材、造纸、纸浆、林产化工等企业大多沿江而设,大量废料、污水等毫无节制地排泄到厂区沿江。这些林产化工企业的布局为新中国的环境治理留下了极大隐患。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鸭绿江、浑河、图门江、第二松花江、松花江、牡丹江、嫩江等沿岸的林产化工企业才逐渐转型或关停。

结 语

从东省铁路修筑及通车,到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森林经历了47年殖民开发。殖民开发的最大特征是以攫取木材为第一目的,完全不考虑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此期间,至少有1400万公顷林地变成荒山秃岭,4亿多立方米木材被砍伐运出,消耗林木资源8亿立方米以上,鸭浑两江流域、东省铁路沿线几乎变成荒山秃岭,长白山、老爷岭、张广才岭、

①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后计砍伐薪材8515593层积立方米(缺1941—1945年数据),生产木炭1200032公吨(缺1941—1945年数据)。(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林产),第86—88页)

② 《黑龙江林业》编辑委员会:《黑龙江林业》,“绪论”,第3页。据林业科研部门研究认定,每生产1立方米原木,当损失林木蓄积2—3立方米左右,包括被丢弃的伐根、树头、大枝丫、树皮(现场加工板方)等。

③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各论,第755、756页。

④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林产),第113、115—117页。

大小兴安岭等重点林区，大多变成蓄积量少、材种质量差、可采资源下降的过伐林区。

原本马蹄型环抱东北大平原的东北森林，可庇护东北农牧业风调雨顺。“东省农业，历年之发达甚速，岁占大有，独少水旱之患，要皆得益于大森林之调剂。”^①然而，由于破坏性的殖民开发，马蹄型屏障已不存在。民国时期辽宁西北地区有“九河下梢，十年九涝”之民谣，重要原因之一是上游森林被砍伐殆尽。黑龙江省“年平均降水量、空气湿度大幅度减少，年5级以上大风日数逐年增多……全省农田每年遭灾面积达1/3左右”，“松嫩平原沙地和沙丘面积达80万公顷，几乎占草原面积的一半”。^②发源于长白山的第二松花江、松花江，发源于小兴安岭的汤旺河，发源于张广才岭和老爷岭的穆稜河等江河都呈现含沙量逐年增长之势。

东北森林殖民开发的规模化，普通铁路与森林铁路的延伸，相应刺激了制材、造纸、纸浆、林产化工等林产工业的兴起，形成林区江河的重要污染源。同时也促进了人口流动，尤其是屡受战乱、灾荒等困扰的山东、河北等地农民，为求生计纷纷携家带口“闯关东”，从中产生了东北第一代林业工人队伍，林区人口随之增加，带动米面加工、造酒、油坊等手工业以及旅店、饭馆、娱乐、集市等服务性商业的兴旺。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形成严峻的人进林退的态势，林相植被不断遭受毁灭性破坏，东北虎、豹、猞猁、紫貂、麝鹿、山参等珍贵动植物资源濒临灭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林区逐渐停止了林木采伐作业，采取封山育林、造林补植、林业企业转型、林业工人转岗等各种措施，下大力气保护现有的森林资源。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人们，重视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致力恢复森林的生态功能刻不容缓。

〔作者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哈尔滨 150003〕

（责任编辑：耿显家 王亚红）

^① 张宗文编：《东北地理大纲》，第104页。

^② 《黑龙江林业》编辑委员会：《黑龙江林业》，第65页、“绪论”，第5页。

department at the east gate), Yu Yaoyuan (the imperial pharmacy), Gemen (the cabinet office), Sifang Guan (offic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Kesheng (office of rituals concerning foreign affairs), and their functions in daily administration, it seems that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 existed an “inner court.”

The Second Case of Siming Gongsuo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

Ge Fuping (68)

The second case of Siming Gongsuo was a major event in Shanghai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which led directly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 If we examine it from the background,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second case of Siming Gongsuo, it was not a conflict between modern municipal construction and backwar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ustoms, but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imperialist powers’ partition of China at the time. In the course of negotiations, the Qing government used strategies including “local diplomacy” and “using barbarians to subdue barbarians.” To some extent, this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relieving the pressure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resisting some of the aggressive demands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eventually making it give up Pudong and relinquish its aspirations to expand southward.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local diplomacy” and “using barbarians to subdue barbarians” was limited. Not only were they unable to help the Qing government achieve its wishes; they made it appear equally difficult for Qing diplomacy to advance or retreat. Ultimately,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barbarians” colluded to coerce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loss outweighed the gain. Although there wer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Britain, France and other powers in the process of carving up China, they would eventually sacrifice the interests of China to reach a compromise.

The Modern Colonial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Changes in Their Ecological Space

Wang Xiliang (85)

Northeast China has long been known as “linhai” (sea of forests). Firstly, in the late Qing, using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Eastern Railways as an excuse, Russia deforested the land along the Bin Sui (Harbin to Suifenhe) Railway and the Bin Zhou (Harbin to Manzhouli) Railway, as well as the land on the Chinese side of the Chinese-Russian border. Subsequently, by mea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apan seized the interests of Russia in South Manchuria, leading to an unprecedented catastrophe for forests in the Yalu River basin and the Hunjiang River basin. 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Japan occupied northeastern China. Thereafter, forest zones including the Greater and Lesser Khingan Ranges, the Changbai Mountains, the Zhang Guangcai Ridge, the Wanda Mountains, and the Laoye Ridge and other resource-rich forest areas experienced devastating felling. The two imperialist countries of Russia and Japan acquired 440 million cubic meters of timber through their destructive colonial exploitation of the for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resulting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forest resources along the railways in the region and in the Yalu River and Hunjiang River basins. The Changbai Mountains, the Greater and Lesser Khingan Ranges and other key forest zones also became logging areas. The sharp decline of forest resources cause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led to changes in ecological space, including changes in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in production modes and ways of life.

Zhang Xueliang’ s Reading and Studying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ies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in the Mainland

Guo Shuanglin (104)

In the Zhang Xueliang book collection stor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U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red” and leftist books. Zhang Xueliang directly purchased some of them, and Liu Yiguang,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are of him, and others purchased others on his behalf. While he was imprisoned in the Mainland, Zhang Xueliang carefully studied some of the Marxist-Leninist theoretical works. He made detailed notes from *Bianzheng weiwulun yu lishi weiwulu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Zhexue xuanji* (A philosophical Anthology), and theoretical articles published in some magazines, leaving a large number of note cards. Looking at the content the cards record and Zhang’ s diary of the same period, we can see that at the time Zhang not only had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